



我雖如此說，但並不希望他接受我這建議，在家為鎮靜藥的事會和妻爭辯很久。

「這種鎮靜藥是隔壁倪太太介紹的，他們南南以前吃過，你給帶去，考試前給育台吃一粒，考時就不會心慌。」妻會如此交待，但我並不贊成，我雖知倪學長致平嫂夫人確曾提過，惟我認為任何鎮靜藥必含有麻醉劑，服用後神經多少會麻木些，而考試時最需要腦筋清楚思想靈活，如不隨帶着，又恐怕妻心中不安，姑且帶着，但暗中決定不給育台服用。

夜裏眼着育台睡不着，心想給他服用一粒使他入睡要緊，第二天早晨藥性已過該還不致頭腦昏沉影響考試，可是他聽到過我和妻的辯論，他同意我的見解。「還是把冷氣機打開吧！」育台不同意吃鎮靜藥。

當我把冷氣機開到最大時，呼呼風聲的確將外來的音樂聲遮蓋住不少，這時身上感覺相當冷，乃囑育台將厚毛氈蓋在身上睡，隔了很久才聽到育台有了輕微勻靜的鼾聲，再看錶已是午夜後十二點四十分，瞓上眼等了一會兒，樓上的音樂停止，一陣高跟鞋聲後，許久音樂不再響起，猜測是舞廳散場了，看看手錶果然已過一點鐘。

室內氣溫太低，生怕育台感冒不能應考，想把冷氣機關掉，但開關雖在床頭櫃上，距育台耳旁太近，扭動轉鈕時聲響很大，一次全部關掉怕將育台吵醒，乃先關一段，等聽到育台的鼾聲又恢復均勻時再關一樹蔭下躲着，考生們不肯犧牲一分一秒的寶貴光陰，只見到處考生手裏都拿着一兩本書在做最後努力，身旁總都有人跟隨着，替他們拿着書包水壺等，不是媽媽就是爸爸，或是哥哥姐姐，滿臉顯露着極端關切的神情。

八點二十分預備鈴響了，考生分別擠到各自的考場門前，焦急的等候進場，我這時把預先寫好的注意事項紙條拿給育台看，無非告訴他：要鎮靜不可慌張，要查對座位號碼試卷號碼和自己准考證號碼是否相同，要看清題目，動作要快，不可遲疑，糟塌了時間，有多餘的時間要複核一遍，不要過早繳卷，八點三十分鈴一響，我立刻把育台考的書收回，把准考證身份證及文具盒交給他進入考場，我立即退出走廊到土木工程館的大門外休息，有許多家長不肯離開，仍圍在教室門口及窗口向裏面張望，這種關切不但對子弟沒有好處反而會影響子弟的心情，無法安定下來寫答案。樹影逐漸縮短，太陽的反射熱自四周逼到身上來，躲在樹蔭下也沒用，烤得汗流夾背，考生們在考場裏也被考得頭頂冒汗，監考人很體貼考生，把窗門打開，使空氣稍能流通，遠望過去，考生中有的振筆疾書，有的執筆凝思，有的仰望望天花板，神色都極嚴肅。

九點五十分第一節考完，鈴聲才響，我就趕到教室門口等育台出來，不問他考試成績如何，只知道他未服鎮靜藥並未惶張，甚感安慰。

段，等分四段將冷氣全部關閉後，手錶上指針已近二時，育台因睡得太晚，怕睡眠不足，臨睡時特告訴我第二天不要叫醒他，要到七點鐘叫他，我這時也急於想趕快睡，第二天才能早點醒來叫他，由於過份緊張的緣故，我也輾轉反側的不能入睡，不斷的看錶，兩點二十五分……兩點四十五分……三點十二分……三點二十一分……三點二十八分……三點三十五分……三點四十一分……，不知何時朦朧似入睡鄉……五點四十六分，咦？不必就着燈光也看得出錶上的指針指着五點四十六分，原來窗簾縫間有一縷曙光已透進屋裏來，如再睡怕七點鐘以前不一定會醒，雖然極端困倦，勉強睜開眼睛，不時注意着錶，想着不能提早叫醒育台，可是也不能太晚叫他，因和永基表兄約好七點鐘到他家吃早飯，七點半就雇他的車送我們去成功大學考場。

六點半我先輕輕的起床盥洗，然後為育台沖好一杯牛奶，拿出他每天吃的維他命丸放在杯旁，再切好一個橘柑，看着手錶走到七鐘正才叫育台，並催他趕快，他剛盥洗完，電話鈴響起來，原來是永基表兄催請過去吃早餐，連忙穿好衣服，催育台吃了桌上已弄好的東西，提起前一天晚上事先檢點好的書包，食物包，藥包及水壺，趕到對面表兄家。

到達成大時還未到八點，可是各處都已擠滿了人，送考的家長比應考的學生似乎還多，炎熱的太陽照射在身上已可感覺到它的威力了，大家都選走廊內或「肚子餓吧？吃一塊蛋糕？」我問育台，他只是搖頭，從我手中書包內取出三角來重溫三角公式，我拿出一個廣柑用小刀挖一個小洞交給他擠出果汁吃，水壺中的水也沒有喝，時間到了又進考場去。

中午在表兄家午餐後立刻回臺南大飯店休息，育台雖睡不着也躺在床上閉目養神半小時，然後再起來看書，這一段時間冷氣發揮了效用，下午兩點半再動身去考場，午後的氣溫更高，考場內外均奇熱難當，四點二十分育台走出考場時却滿面笑容。

「化學我只是方程式錯了一部份，可能會拿到八九十分」育台喜氣洋洋的告訴我，並說可以抵補一下上午數學的成績，我吩咐他暫且不要討論今天已考過的成績，催他回去注意明天的考試科目。

這天早晨離開旅館前特關照服務生給我們換一個五樓以下的房間，下午回到旅館時服務生告訴我們所有房間仍客滿，無房間可調換。

「怎麼辦？是不是今晚搬到你乾爹家去睡？」我問育台。

晚餐時提起睡眠問題，表兄也勸育台搬到他家去睡，但育台遲疑不答，我知道他貪戀着旅館的冷氣，更怕乾爹家人多嘈雜影響他看書，終於仍決定回旅館。

「今晚我要遲一點睡，還是多看點書，反正早上床也睡不着」，育台說：

「好吧！隨你便，不過也別太晚」，我說：「要

「不要吃安眠藥？」

「還是不用吃吧！」他說，我也贊成。

我找服務生送來兩份三明治，我自己又要了一杯可可，替育台要了一杯果汁。

「可不是你要吃的嗎？」育台見我把可可拿給他，以為我弄錯了。

「果汁裏有冰塊，你還是吃熱的可可好，安全些！」我說：

吃完三明治我非常疲倦先睡了，一覺醒來已十一點多，催育台去睡，他趕着洗個澡就上床，我仍把冷氣機開放，讓呼呼風聲遮蓋住音樂聲，很快他就睡着了，等他睡得沉着後，再慢慢將冷氣機關掉，那不過是午夜十二點。

「老葉，昨晚都快十一點鐘了，彼珊還打長途電話來問阿台考試的情形，我雖然沒有問過你們，我已回說成績很好，免她擔心」，第二天早晨到永基表兄家吃早點時他告訴我。

七月十日下午四點二十分考完最後一節物理，育台告訴我今年物理試題出人意外多是問答題，以致時間沒控制好，好幾個問答未做，還好最後發覺時間已來不及，急急忙忙先把計算題趕完，只怕成績相當壞，我們一路討論着這兩天所考各科目的成績，趕到車站剛好擠上第一班公路車，不過已沒有座位，情願站着，到高雄後，沒有回家就直接去王學長正衙府上，他們預先約好我們為育台準備好慶功宴，妻已早在那

均感疲憊，十二日晚收音機播報甲組錄取名單時，恐妻過份緊張，乃囑她先去睡，又囑育台到鄰居致平學長家去聽廣播，我獨自一人坐在客廳休息，正矚目似將進入夢鄉時，忽被開門聲驚醒。

「我們是同學了，我要改稱你為學長」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大叫，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我注意看了許久看出這人不就是育台嗎？怎麼搞的，把我弄糊塗了。

「我考取了交大電子工程系」育台繼續說：「剛才我好緊張臺大錄取名單全部報完了還沒聽見我的名字！沒想到交大才報了幾名就聽到我的名字了，媽呢？」育台話沒說完，看到我把手指壓在唇邊，他立刻會意把聲音放低下來，我竟也興奮得說不出一句話，「我還要再到倪伯伯家去繼續聽」說着轉身又跑出去了。

電話鈴聲突然響起來，奇怪！這麼晚都快十一點了，什麼人還打電話來？

「喂！葉先生在嗎？」耳機中傳來的聲音顯得那麼遙遠，噢，那不是小何的聲音嗎？可不就是他——何利康，由東部蘇澳打來的長途電話。

「是我啊，小何！」我回答

「恭喜！恭喜！育台考上了交大，他不是變成你的同學啦？父子同學真難得，你們也在聽收音機吧？」何利康不等我回答，一連串的說下去，「葉太太在嗎？蘇梅也在向你們恭喜，蓓蓓也在聽收音機，她一聽到育台的名字也大聲嚷育台哥哥考上啦」蓓蓓是他

裏了，面容顯得非常憔悴。

「彼珊這兩夜記掛着兒子考試，完全失眠」當我提及我在臺南睡眠不太好時，王學嫂對我說。

下一天看到報上刊載着大專聯考試題及解答，就囑育台根據他記憶所及估計一下能獲得多少分，他粗估一下約三六〇分，經囑他按題目一項一項自行批分，最後加起來總分則又高達四一三分，今年參加大專聯考人數多達四萬餘人，試題似又較去年容易些，對這總分仍不放心，我乃托人設法去查分，八月三日接獲友人來信，通知說育台聯考成績總分僅三〇九分，令人大為失望，我暫未將此消息告訴妻及育台以免他們發愁，想索性等正式放榜時再說，暗中我根據育台在報紙試題解答上批改的情形再仔細依最嚴格的評分方式重行核算，結果總分仍有三九六分，妻催問我多次，於八月六日始在不得已情形下將查分結果告訴他們，於是全家被籠罩於愁雲慘霧中，幾天來歡樂之情驟然煙消雲散。

「葉，要不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八月十日上午我正在辦公室忙着工作時，妻突打電話來，歡樂的語調一反近日愁苦的情形，我猜多半是獲得了聯招會的正式成績通知單，果然妻接着告訴我育台一早就到學校去問，成績單確已寄到，總分並非三〇九而係三九〇。

雖然已獲知育台成績不太壞，但期望不敢太高，只估計他或能錄取成大，妻因多日緊張與憂慮，身心

們六歲大的漂亮女兒，「太晚了，不多談，明天寫信再談吧！」我只來得及說聲謝謝，他已把電話掛斷，我心裏興起無限感激之情，大家都那麼關心我們。

「誰的電話？」妻被鈴聲驚醒，跑出來問：

「小何和蘇梅向你道賀，育台考取了交大！」

「真的？」

「誰還騙你，你孩子也回來報過喜訊了，聽說你睡着了，不敢驚動你」

「我也到倪太太家去聽廣播去」

「這麼晚還去人家幹什麼？」

「她們才不會睡呢！還有南南和六蝶不知考取那個學校？」妻說着就趕到隔壁去了，南南是倪學長致平大女公子靜如的乳名，六蝶是妻內姪女的名字，後來聽說靜如考取了東海大學生物系，致平學長原決定他女兒去美國加州大學讀書的，他女兒認為一人出國讀書太孤單，不大願意離開家，而投考志願只填六個，她很有把握可以考取的，六蝶也考取了靜宜化學系，皆大歡喜。

「早，恭喜！恭喜！我們乾兒子考上交大啦」八月十三日清早六點多王學嫂電話就來了。

「是你們的乾兒子嘛，我們也應該向你們道喜」我說：那是今年七月十一日和彼珊結婚二十五年銀婚紀念晚宴上，王學長仗義認育台做了乾兒子，那正是他考完聯考的第二天。

八月十三日，竟日電話和信函不斷的由各地親友處送來，包括育台姐姐小燕的賀電，這些年來的苦心終於有了收穫，四周迷漫着愉快的氣氛。